



美國現“掌掴亞裔挑戰”亞裔被逼到崩潰邊緣

近期，美國頻發針對亞裔的暴力與仇恨事件。

繼3月16日亞特蘭大槍擊案(造成6名亞裔女性死亡)後,最近美國社交網站上出現“掌掴亞裔挑戰”(slap an Asian challenge),再次引發亞裔社區恐慌不安。

全美多地出現反對亞裔暴力與種族歧視的抗議活動。調查發現,2020年針對亞裔的犯罪案件數上升了近150%。

舊金山出現“掌掴亞裔挑戰”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報道,社交媒體傳出,有人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發起“掌掴亞裔挑戰”。

該挑戰意在煽動青少年在公共場合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上掌掴亞裔人群。其中一篇推文指出,已經發生了一起與此相關的攻擊事件。推文稱“一群至少5人的青少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掌掴亞裔人群,主要針對老年人和女性,請務必小心。”

“掌掴亞裔挑戰”已經引起舊金山警方警惕

目前尚不清楚這一挑戰是否已經出現在舊金山以外的地區,但是社交媒體用戶呼籲人們對當前的仇恨犯罪保持警惕。

舊金山警方對此回應稱,目前他們還沒有收到任何關於掌掴挑戰的報案,但出于“充分的謹慎”,他們已經向舊金山交通局及其他交通單位發出警報,共同留意類似暴力事件。

舊金山警方發佈推特稱,暫未找到與推特貼文相關的報案,也無法證實“掌掴亞裔挑戰”是否已經發生。“我們鼓勵所有在舊金山遭受暴力的受害者前來報案。事發當時或遇其他緊急情況,請撥打911。”

此外,當地時間3月25日,舊金山市長還宣佈了旨在保護亞裔社區安全的新計劃,包括預防街頭暴力計劃、社區青年中心與老人自助計劃以及加強在舊金山主要社區的巡邏。舊金山還新推出了“老人護伴”項目,將陪伴因近期襲擊事件而不敢前往銀行、郵局的亞裔老年人辦理事務。

全美多地爆發反歧視遊行

面臨大量仇恨亞裔事件,亞裔群體選擇不

再沉默,走到街頭振臂高呼。

“立即停止戰爭和結束種族主義聯盟”(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 Coalition,簡稱“ANSWER”)發起了“反亞裔仇恨國家行動日”(National Day of Action Against Asian Hate)活動。

當地時間3月27日,全美數十個城市舉行集會,共同譴責針對亞洲人、亞裔美國人以及太平洋島民的一系列種族歧視行為,反對激增的反亞裔暴力事件。

全美數十場反亞裔暴力集會

抗議者在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街頭大聲疾呼,高舉“停止殺害亞裔”“保護我奶奶的安全”“仇恨才是病毒”等標語。“現在不是沉默的時候,讓我們互相支持,大聲疾呼反對亞裔仇恨。”洛杉磯縣政委員霍利·米切爾說道。

“ANSWER”聯盟表示,新冠肺炎發生之後,美國政客“投機取巧”將亞裔群體、尤其是華裔群體當做了“替罪羊”,在全美範圍內引發了仇視亞裔的情緒,亞裔群體首當其衝地遭受了仇恨情緒的影響。

ABC指出,如今亞裔已經被逼到了“崩潰”邊緣。社會活動人士表示,美國缺乏對亞裔群體的瞭解和教育。正因如此,民衆幾乎都沒有意識到針對亞裔的壓迫與種族歧視已經存在了這麼長的時間。

亞裔歧視問題長期被“忽視”

《時代》雜誌撰文指出,近期發生的亞裔仇恨事件不過是美國亞裔群體長期以來遭受種族歧視的縮影。

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亞裔群體一直遭受種族主義的暴力。最開始,亞裔群體作為廉價勞動力進入美國,被認為搶佔了美國本土白人的工作。隨後,這種針對亞裔群體的壓迫貫穿了近兩個世紀,卻很少被關注到。

分析指出,普遍存在的“模範少數族裔”觀念掩蓋了美國社會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這種觀念認為,亞裔群體努力工作、受教育水平高、天生遵紀守法,所以亞裔要比其他少數族裔更加成功。

這種觀念正是在民權運動時期逐步建立起來的,目的在于阻止亞裔開展種族平等運動。

亞特蘭大槍擊案只不過是美國亞裔群體長期以來遭受暴力襲擊的縮影。/《時代》雜誌報道截圖

種族正義教育家比安卡·馬布特-路易指出,這種“極具破壞性的刻板印象”有助於消除民衆對日常真實發生的人際暴力的感知,暗示亞裔群體

的社會地位在不斷提陞,製造了一種謬論,即亞裔群體從未經歷過種族歧視。

另外,針對亞裔群體的暴力犯罪事件總是難以被指控為仇恨犯罪,也使得亞裔受到種族歧視的事件較少受到關注。

當地時間3月16日,美國亞特蘭大3所按摩院發生連環槍擊案,其中造成6名亞裔女性死亡。嫌疑人卻聲稱槍擊事件並不是出于種族動機,只是為了消除按摩院內的“誘惑”。

該案引發亞裔群體極大不滿,同時也讓亞裔群體再次意識到,想要證明針對亞裔的攻擊是出于種族主義動機可能極為困難。

據《紐約時報》報道,法律專家表示,在針對亞裔的攻擊中,沒有一種被廣泛認可的反亞裔仇恨象徵。“反非裔群體或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都有可識別的原型,它們通常更明確。”

就遏制暴力的措施而言,亞裔群體間也存在嚴重分歧。有些亞裔呼籲降低仇恨犯罪指控的門檻,加大懲罰力度,並增加警察局的經費,以調查針對亞裔的襲擊事件。部分亞裔則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增加警力可能會加劇種族緊張局勢。

種族暴力沒有快速的解決方案。想要終結美國的反亞裔種族主義意味着直面幾個世紀以來的歧視、暴力和壓迫,並認識到它在當下又是如何表現的。

就像佐治亞州華裔女性民主黨參議員米歇爾·歐所說,“這是一個古老故事的新篇章。為了書寫新的故事,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太明朗的過去”。

喪心病狂! 美民衆發起發起掌掴亞裔挑戰, 58歲阿姨公交車上被毆打

據NBC,近日美國有人在網上發起掌掴亞裔挑戰,煽動青少年在舊金山公共交通上隨機發起襲擊,專門針對亞裔老人和婦女。

舊金山警方稱並未收到相關報警,但外媒稱,19日已發生一起與“挑戰”有關事件,一名58歲亞裔女子在公交上被幾名年輕人騷擾。

目擊者稱,女子向公交司機報告後,遭到更多年輕人們的毆打。舊金山警方證實,他們拘留了動手的兩名少女,但兩人稍後都被釋放交由父母監護。

延伸閱讀：美媒：仇恨亞裔犯罪 美國該關注這件事了

2020年全美記錄在案的針對亞裔的仇恨襲擊有大約3800起,既有街頭誹謗,也有持刀行刺,還有針對亞裔人商鋪的蓄意破壞。這是一種“看不

咱們華人大多是實用主義者,我們不管什麼政治左右還是主義東西,悶聲發財才是正道。所以我們華人有錢的人不少,有社會影響力的人不多,不管是在北美,還是在東南亞,還是在歐洲。

不過華人的政治意識也是在日益提高,開始認識到影響力的重要性了。因為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table,如果你不是在桌旁就餐,你就是桌上盤中之餐。

那我們如何從有錢到有影響力呢? 這里我提出三個建議:

搭橋和結盟 build bridges and form

coalitions

什么叫搭橋? 搭橋就是向同別的族裔伸出友善的手,建立友好關係。這是建立利益同盟的必要的第一步。

華人在美國的人數是極少數,光靠我們,連學區委員都很難選上。如果不搭橋結盟,我們會永遠是邊緣人。

可我們一些華人做的是往往不是搭橋,而是拆橋。我可以舉如下兩個例子說明:

傻乎乎地冲在反移民的最前線,被白人種族主義者當槍使。我們的族裔非法移民也不少,只不過是美國法律給華人非法移民一個便利,就是可以申請政治庇護,人家老墨就沒有這個便利。即使我們這些讀書工作移民的“高等人士”,只不過是移民法給了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一些便利而已。我們得了這些法律便利的人,就容不下底層人群去爭取法律上對他們給予一些便利?

反AA把自己放到黑人和拉美人的對立面。你可以訴哈佛,其實很多人都反感高校的人學標準,讓有錢人可以通過捐款進入名校。但你不去反對這,你去反AA,要跟弱勢群體爭食?黑人拉美在名校中的人數本來不多,即使他們人數減半,能為我們的孩子爭取多少的好處?如果我們要爭,就應該向上抗爭,而不是向下擠壓。美國有一句話描述某些人:kiss up and kick down,諂上欺下,我們華人千萬不要做這種人,我們要做同情軟弱抗拒權責的人。

上面說的是不要拆橋,但回到搭橋的話題,如何搭橋? 搭橋的第一步就是要關心別的族群的訴求。如果我們希望別人關心我們的訴求,那我們也得關心瞭解別人的訴求。如果我們希望別人加入我們的聚會和抗議,那我們有沒有加入別人的聚會和抗議呢? 當無辜的黑人被警察槍殺,我們有沒有同黑人社團站在一起,支持他們的抗爭?當穆斯林被歧視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公道話? 我們有沒有關心越南裔,柬埔寨裔,韓裔,日裔,印裔的訴求?當我們不僅僅是只關注自己的事,而是試圖去瞭解關切其他族群的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是在搭橋。搭好了橋,才有可能建立聯盟,增強我們的影響力。

見的”仇恨,而且幾乎被忽視了。全文摘編如下:

2020年,在身為亞裔的迪倫·阿德勒在紐約街頭被陌生人咒罵、追逐和拳打腳踢後,他幾乎說服了自己這只是運氣不好,與膚色無關。

“但是我跟其他亞裔朋友談起了這件事”,24歲的阿德勒說,“他們也有過類似的遭遇。”

這發生在2020年全球疫情暴發初期,這也是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令人擔憂地增加的開始。

2020年全美記錄在案的針對亞裔的仇恨襲擊有大約3800起,既有街頭誹謗,也有持刀行刺,還有針對亞裔人商鋪的蓄意破壞。

阿德勒說,他一開始拒絕把那次襲擊定義為仇恨犯罪,部分原因是他很少看到或讀到反亞裔犯罪的報道。

這是一種“看不見的”仇恨,而且幾乎被忽視了。

“我對自己洗腦說這不是種族歧視。有白人直接對我說,根本不存在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

但是本周早些時候,亞特蘭大幾家按摩院的6名亞裔女性被槍殺,槍手自稱行兇是“想要消除這些地方對自己的誘惑”。他沒有去亞特蘭大的“粉色馬駒”和“藍色火焰”夜店——那里的工作人員大多數不是亞裔。他去了那些能夠槍殺中年亞裔女性的店鋪。其動機或許同樣與性別或性騷有關。但槍手在把準星瞄向哪里這件事上,作了一個刻意的決定。

3月18日,衆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了一場關於針對亞裔美國人仇恨犯罪增加的聽證會。

亞裔議員格蕾絲·孟(音)呼籲道:“亞裔社區正在流血,我們一直在痛苦中,一直在高呼救命。”

所有美國人不能再說“沒聽到”了。



在日益惡劣的社會環境下 為何華裔很難獲美國社會同情？

在日益惡劣的社會環境下,我們美國華人和東亞裔如何有智慧地保護自己,爭取自己的正當利益,應該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們既不能放棄尊嚴,一味的屈服隱忍,甘為二等公民,但也要知道如何搭橋結盟,贏得社會的廣泛支持。

亞特蘭大槍殺案之後,亞裔團體在各地組織了遊行示威和聚會,許多非亞裔族群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但這似乎是特例而不是常態。現實的情況是,對亞裔的歧視往往被美國社會漠視,人們對亞裔的訴求也常常是不以為然。為什麼亞裔的狀況普遍得不到社會的同情呢?

“少數族裔的典範”Model Minority

的怪圈

社會中有個普遍的迷思(myth)就是亞裔都很成功,他們的成功乃是美國社會公正的寫照,也是所有其他族裔應該做法的典範。這就是所謂的model minority的說法。

大多數人都是願意為弱者打抱不平的。但在很多人看來,亞裔不是社會的弱者,而是成功的社會上層階級。需要幫助和支持的不是亞裔,而是那些社會底層的黑人和拉美裔。

上周末我們本地幾個亞裔組織聯合為亞特蘭大的受害者舉辦了一個燭光紀念會,我也參加了。當我開車進入停車場的時候,看到人們開着寶馬奔馳奧迪特斯拉紛紛趕來,我突然想起了幾年前我同一個黑人朋友的對話。

幾年前我去Costco打印一個標語牌:停止對亞裔的歧視/Stop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s。店員是一個黑人小伙,他看到我的標語牌,很不以為然:“你們都那么成功,哪有什么歧視?”我當時解釋了半天,我想他並沒有被說服。這次看見那么多人開着豪車參加聚會,我似乎突然有些領悟了。

這次抗議亞特蘭大槍殺案的活動之所以得到各族群潮水般的支持和響應,我想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因為受害者大多是社會底層,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同情。相比之下,華人訴春藤大學入學歧視亞裔,就沒有得到社會上的多少支持,因為你可以很容易說服人們雪中送炭,但比較困難要求人們錦上添花。

更為甚者,訴春藤不僅僅沒有贏得同情和支持,反而招來反感和排斥:這一群貪得無厭的自私者,只知道要,不知道給。

亞裔有沒有被歧視？

很長的一段時間,亞裔是不是受到歧視,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

有很多華人,左派右派都有,不認為有歧視。常聽到的說法是:我剛來美國的時候,有那么多美國人對我伸出援助之手,哪兒有歧視呀?

我在美國過的很滋潤,從來沒感到有什么歧視呀?某某某的孩子得到了哈佛耶魯的獎學金,咋會有歧視呢?某某某成為了公司高管,或在政府擔任要職,怎么說有歧視?但在過去的幾年里,大家似乎開始感到越來越多的歧視了。比如最近針對亞裔老人和婦女的攻擊,等等。

其實歧視的現象是動態的。當美國經濟繁榮,機會很多的時候,歧視的現象就會少很多;但是當美國經濟出現問題,機會在減少,作為多數族裔的白人就不再現那位慷慨大度了。加上移民增加,移民的社會地位日益上昇,白人的危機感就會跟着一起上昇,歧視也就會隨之上昇。



自2000以來,特別是2008次貸危機之後,美國的經濟是外在繁榮內在虛弱,社會的貧富懸殊在加劇,白人的藍領實際收入一直在下降,即使是白人的精英,也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產生了畏懼感,這種畏懼感自然地導致了整個白人社會對東亞裔族群態度的微妙的改變。美國失去了自信,歧視現象便越來越普遍了。

當初當我們象難民一樣的來到美國,我們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接納的。但如今我們同別人競爭同等的機會,而且這種機會並不是很多,我們會真正開始體會什么叫歧視,什么叫根深蒂固的歧視。你要同情,我可以給你;但你若要平等和尊嚴,這就有點困難了。

我們東亞裔在歐裔人眼里的形象是,當他們說話的時候,我們安靜地聽,還不住地點頭表示同意。歐裔專家才是真正的權威,歐裔人的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們按這種“少數族裔的典範”的模式行事,讓他們能保持這種居高臨下的地位時,我們同他們一定是相安無事的。可當我們開始問問題,持不同意見,甚至有些抱怨,要求機會均等的時候,他們就會無比詫異,不解,最後打壓。在這里沒有白左白右的區分,他們的反應是幾乎是一樣的。我想參加過各藍州郡教委關於教育改革方案論證的華人朋友都深有感受。

從有錢到有影響力